

樂典

樂記三

樂禮第三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辯音徧亨音烹

此承上篇禮樂相資而言惟聖人在天子之位制作始為大備也則夫諸侯以下有德無位不敢與

焉其意自見矣王者謂王天下之君如黃帝以土德王帝堯以火德王是也徐氏曰王于況切音旺五帝三王皆可兼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業治主於教辯徧也功大謂天下一統治辯謂辯敘四訖樂云作者動用之義禮云制者裁斷之義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功之大者兼備文武之樂干戚武舞耳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舞以羽籥故曰非備樂治之徧者兼備古今之禮犧尊牲體而薦今禮耳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故曰非達禮舜以揖遜得天下比之武王征伐得天下則功大矣故樂以象功不彼盡美而又盡善也舜之樂爽畢服比之武王時猶有頑民者不同則治徧矣故禮

以飾治既得其文而又得其意也書曰舞干羽于兩階是韶舞已然文武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有虞氏血腥爓祭用氣則是孰未以爲郊祀亦始於周樂俱於五帝英韶不相沿禮成於三王制度不相襲

鄭氏玄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敦厚也與敎和同

孔氏穎達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憂戚生矣樂者樂也不以反爲文則其樂若湎淫于家酣歌于室召殄亡之憂禮勞而不堪

既生懈倦以致粗畧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矣禮者履也不以進爲文則跛履若勞而不堪有司跛倚致倦畧之失及夫厚重於樂知節而無至於憂憂必同愛焉修備其禮參酌而不至於偏必合故焉惟大聖之人道全德備能如此也其五帝三王之不相沿襲者乎夫禮以飾治樂以象功制作本於治定功成所貴隨時變通者如此禮樂憂偏之失情之流也後世之所同也故備之盖德之成也聖人之所同也以承情官質制四者而言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

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敦如字一本死非是

此申明天地聲乎禮樂禮樂合乎天地其實一也帝王制作所以不相沿襲者豈人為哉體用之妙一出乎天地之自然而已矣高下以位言散殊則群物皆別質具則物各付物親上親下而不可以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序也而禮之制行於此矣流以氣言合同則百物皆化氣行則保合大和絪緼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

之和也而樂之情於此興焉作起也長大也自起至大鼓出機以生物者天地之仁也斂收也蔽伏也自收至伏鼓入機以成物者天地之義也樂主於和春夏之仁氣行而無乖則合同矣故曰仁近於樂禮主於序秋冬之義質具而有秩則散殊矣故曰義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也率循也神者陽之靈也和既敦則循其氣之伸而從天天以陽爲德者也別宜者辨其質之異也居歸也鬼者陰之靈也宜既別則歸其氣之屈而從地地以陰爲德者也夫天地之德仁義

近於禮樂上下但不相遠耳至於幽有鬼神固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不知者乃岐而二之至於窮地天之通濟幽明之分以徼福蓋非所謂鬼神而亦焉用其所謂禮樂者哉於樂不用八音行禮不設[illegible]樂[illegible]器與文亦不徼矣鄉黃巫覡乃竊其近似以祈禱聖人因造化自然之和而作為之樂凡五聲六律之文皆發之設宮分羽大小相成清角流徵終始相生非無商聲以為義也別其調而和宮使之合同應天作長以生物焉因造化自然之序而制為之禮凡三百三千之儀皆法之制度有等高下以分名物有數散殊不一非不敬

守以爲仁也知其義以裁斷使之辨異配地斂藏以成物焉於樂言應於禮言配中出外作之謂也由是言之則禮樂之精微寓於情文者既明且備矣官猶職主也裁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天之生物陽不過亢地之成物陰不過肅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始則有所本終則有所合明天地而禮樂與致中和而天地位豈有私意損益於其間哉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以註斯作已

此承制禮配地而言別宜雖屬斂藏之義然氣行

則無時而不合同坤道順承者天始之也孫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劉氏曰中言天地之序恐皆連彼當承上文說盖禮有

形無體故惟以形體之異言之尊卑謂天氣上升

地氣下降君臣謂朝廷名分卑高謂澤流而下山

峙而上貴賤謂天下名分動謂陽常作長而不見

其靜靜謂陰常斂藏而不見其動小大以事言猶

言小大由之也方猶道也類倫理也聚猶處也物

猶事也群等輩也分區別也物所受曰性天所賦

曰命不同尊卑厚薄之等也象光耀如日月星辰形體貌如鳥獸草木此與易繫辭各同而義則異聖人制禮其所本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小事曲而殺者不可益大事推而進者不可損取於陰陽動靜之常也天叙有典各有其道則各以其倫理而處之如親親之仁禮行於家老老長長恤孤各爲一類是也尊賢之義禮行於朝如爵祿之類夫婦之別禮行於閨門如不親授受之類長幼之序禮行於九族如叙昭穆之類朋友則[illegible]貨之類天秩有禮各從其事則各以其等殺而別之如吉禮事邦國

之鬼神祀及四望祭及山川享及妣祖各為一群

是也凶禮哀邦國之憂則有喪荒弔禬恤之分賓禮親邦國則有朝宗覲遇會同問視之分軍禮同邦國則有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之分嘉禮親萬民則有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之分使賦受不同者不容混而一焉自孟秋天地始

肅以至閉塞成冬群物皆散殊而別仰觀於天效

其成象者彰之物來俯察於地法其成形者著之

器用如衣服旂常繪日月星辰之象宮室器具作斧藻雕鏤之形是也是則別宜

居鬼而從地必以天始矣故曰天地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

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始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燃音曄萬大偕切嗳如字音暗非是

此承作樂應天而言敦和雖屬作長之仁然質具

則無時而不散殊乾道變化者地成之也應氏曰此即所

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盖樂有中言天地之和恐亦重複當承上文爲常

聲無形故惟以聲氣之同言之齊讀爲躋躋升也

摩切迫也盪猶播也鼓振發也霆疾雷也奮迅也

動謂暢動也煖暄也百化百物化生也地畢在下

順承乎天故先言之地氣從下而上升於天天氣

降下與地氣交合絪緼之謂也觀諸曆候天氣上

升地氣下降爲秋爲冬初則此爲春爲夏之時矣天

地之氣所以交通而成和者陰與陽也地氣上躋
則陰降陽矣故至陰肅肅出乎天天氣下降則陽
舉陰矣故至陽赫赫發乎地地之發陽天實施之
而物以資始天之出陰地實受之而物以資生一
上一下切迫以交通然後一先一後播蕩而成和
焉是固不可得而見聞也何以驗之蓋陰匝乎外
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其出地也殷殷然
及疾而爲霆則震驚百里矣此入蟄者所以振發
而出也陰凝乎內陽在外而不得入則散而爲風
其入物也洌洌然及溷而爲雨則施及萬彙矣此

勾萌者所以奮迅而逆也四時錯行天之運也隨陽而動則易斂藏而爲作長無不發育者矣日月初躔星之紀也得照而晅則次娵訾而底熱火無復嚴凝者矣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不曰變而曰化物變已成也百化曰興者兼作長言也此亦與易繫辭畧同而義則異此一節言尊卑以象乾坤言卑高以象艮兌此一節言雷風以象震巽言日月以象坎離八卦備矣此記者引易之意也聖人作樂其所本者如此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三分損益以上生下生取於上贍下降之氣也雲門納陽紀以合陰咸池納陰紀以合陽取於相靡也九德

之歌九招之舞宮角用先施如天之壽琴瑟以詠爽則在上圜鍾
爲宮其羽黃鍾然倩爲角其角姑洗太簇爲徵其徵南呂姑洗爲羽其羽大呂角應陵則其始奏黃
鍾歌大呂也六變冬日至之陽聲以降天神九變姑洗中呂聲于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徵羽
後受如地之載竽鏞以間無射在下求鍾爲宮其數太簇太簇爲角其角蕤賓姑洗
爲徵其徵應鍾南呂爲羽其羽蕤賓羽夾無射其始奏太簇歌應鍾也八變夏日至之陰聲以出地
示九變蕤賓夾鍾終于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取於相旋也宮倡而殷商
和而疾跂以雷霆矣金聲尚羽玉振尚角用奇以風
雨矣角徵順仁商羽藏用動以四時矣變守象朔
變徵象望煖以日月矣使煦嫗覆育者不容別而
異焉自孟春東風解凍以至溽暑盛夏百化皆合

同而興雷候自東風解凍之後日雷乃發聲曰始電鼓之者也曰濕風至曰大雨時行齊之若也曰草木萌動曰土潤溽暑勁煖備矣五土氣盛天秀邑而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示莫不生化入樂則地示皆出五物化神祇孔熾而昌羽毛鱗介保五者統自物之神入樂則天神皆降是則敦和率神而從天必以地成矣故曰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化謂百物由乾道變化也時謂四時十二月辨別也升成也樂以氣化不和則害物禮以形敎不別則亂人化不時則

不生反承上文樂者天地之和而言明樂之所以和者在於與百化以時也化得其時則物生否則不生此天之情也樂以應天者主於時而已矣男女無辨則亂升反承上文禮者天地之別而言明禮之所以別者以男女之有辨也男女有別則治興否則亂成此地之情也禮以配地者主於辨而已矣以時言之五聲比於八音者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土王則宮也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仲冬之月律中黃鍾之類是也冬日至以陽聲召陽氣圜鍾為宮則黃鍾為羽音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

函鍾爲宮則太簇爲徵音季春之月大合樂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背皆以四時爲主焉然秋冬非生物之時也故用宮遂羽而淸角生以應春作引商刻羽而流徵生以應長至於季秋之月大饗帝舞大武奏無射亦必歌圜鍾應鳴球夷則諧鍾爲角以合咸池承雲九韶則春夏化生之氣常行於秋冬之刑若春令太簇不去商而爲徵則化不時矣故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故淸角起大呂以召徵流徵起圜鍾以和角鼓羽則角

應鼓宮則徵應而地宮之羽升於天天宮之羽降於地循摩蕩然九變則始終條理一黃鍾之宮而已羽水也徵火也商金說角木也宮土也角羽並起宮徵相餘則水木火土相生而金爲別調以和之六府三事皆在象中而樂變九成矣故樂者天地之氣也反是則無以召和凡樂必用夾鍾爲宮名二月四陽之候也非此則化不特唐玄宗當正月以夾鍾宮製曲擊鼓催花則柳杏皆已微坼又廣狹人曲亦用夾鍾宮有草應拍而舞俗樂且然況大樂乎在人事亦必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故曰用水火金木飲食以時順民之情也以辨言之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女非有

行媒不相知名作樂亦然六律以呂爲同故施英部黃鍾之羽必以函鍾之徵爲同其餘亦皆有別反是亦足以召亂周宣帝去黃鍾以林鍾爲調首其後立娗妾爲五后后以楊堅篡位唐玄宗霓裳羽衣曲用黃鍾合南呂子婦同宮貴妃名亂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前漢律歷志主此世以爲悖部多怨之由是觀之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情而何若上文兩節所謂別與和若乃其文函山澤方物地之文也雷風日月天之文也天地自然之禮並

樂有情有文章章明矣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樂著直略切下二著皆如字

及者連上起下之辭總言乾坤為禮樂之道而引易大意盡於此矣極至也蟠偭委也天地以位言行流行也陰陽以氣言通交通也鬼神以往來屈伸言高遠氣之覆也惟高故遠深厚形之載也惟深故厚上文災祥治亂之應不可為偽者天地之

情也氣化既時形敎既辨則禮樂大備二者之用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充塞周流於其間無所不之是以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届無深不入有情則有文自然和序至於此也所以然者大易乾坤之道爾樂著者樂之所主乾知太始是已禮居者禮之所安坤作成物是已乾主生物之始而坤作成之言樂必有禮也著者昭著也乾道至健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坤道安貞而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天惟著不息則氣之行乎陽神之來而伸者不從地而從天故萬物之出機而顯

諸仁爲作爲長皆此一動也地惟著不動則氣之行乎陰晃之往而留者不從天而從地鼓萬物之入機而藏諸用爲斂爲藏皆此一静也一動一静曰天地之間者何哉葢天職氣覆設位乎上地職形載設位乎下而動静循環其間固無端也天地訢合著於春夏者動則始物矣然静專極於冬日至而後其動也直焉天地之間萬古此一動者無聲之和也天地撥凝著於秋冬者静則成物矣然動闢極於夏日至而後其静也翕焉天地之間萬古此一静者無體之序也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爲乾

此乾知大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爲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行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　故聖人者察於地之靜以制禮無體之序假有體者以昭之雖自外作而文固不息也然莊敬恭順爲之制者則本諸天性凡其別群物以安定其所成者一靜而已矣明於天之動以作樂無聲之和托有聲者以昭之雖由中出而靜固不動也然欣喜歡愛爲之官者則感於外物凡其興百化以發達其所生者一動而已矣是其情文之所本實則天地昭揭以示人而名之則曰禮

樂也周官大宗伯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
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盖禮樂之
所從出者天地陰陽動靜相濟所以致中和也分
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而用事則同有動
靜氣化貫其和春先夏秋先冬亦未嘗不貫其別
也形散貫其別君臣相悅夫婦好合亦未嘗不貫
其和也大禮以祀大神祭大示饗大禘爲九獻必
合於樂則翕然交暢而不至於過制大樂以降天
神出地示享人鬼爲九成必合於禮則秩然品節

而不至於過作是則禮樂一天地而已矣庶尹允諧況萬民乎鳳凰來儀況百獸乎然則男女有別何與於斯曰大祭祀大饗有男尸無女尸王后饋獻必使大宗伯攝后稷配天有尸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禖宮也亦不立尸所以坊亂也禮樂所以大術者無往而非乾坤之道焉記者引易以示人精微也夫豈聲容滋味之末而已哉

樂典卷第二十八

樂記四

樂施第四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户剛切下行去聲

此承上篇制作而言諸侯用樂必待天子之賞故以樂施名篇舜曰作者非天子不敢作樂也五絃

謂無文武二絃惟宮商角徵羽也舜命禹聽樂出納五言故絃止於五歌謂歌言志之詩而長言之也南風長養之風服虔謂姑洗南呂以南是也夔曰制者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而必爲之節蓋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此則因夔故以始制言之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失記者之意矣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爲樂則諸侯君一國之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象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諸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所以和同天人

而無間也謂之有德則無天子之位不敢操制作之權亦可見矣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傳曰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成王分康叔以大呂唐叔以姑洗是其事也樂所以象德亦所以立教惟德盛人所從者衆不待刑以禁暴則其教尊而人事脩人事脩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孰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孰則養其形者至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世傳南風之詩解民愠阜民財以見舜心切於爲民故也景風從乎姑洗溫厚之氣盛於東南而終於南呂春作夏長至於秋成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

天和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在乎體姑洗為角安其位而不亂以憂則解吾民之慍矣南呂為羽安其位而不亂以危則阜吾民之財矣此謂治安之風蓋水土既平脩六府和三事之時也諸侯有德教養民者衆焉賞樂以命德無不有所勸哉故命夔典樂球瑟以詠笙鏞以閒皆協琴律奏中聲以為節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聲應相變水土演而民用也朱子曰五行之數水一木三土五皆天數木為發生之比水為貞節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乾道之終始貞元而已矣宮調之終始則角而已矣商自為宮擬角以徵亦從如之故黃鍾之角姑洗羽南呂聲應于大

呂爲清角太簇之角蕤賓羽應鍾聲應于圜鍾爲
流徵下管之應鳴蕤賓則故圜鍾之角函鍾羽黃
鍾聲應于姑洗夷則之角黃鍾羽中呂聲應于南
呂自餘遞相宮羽生角而奏中聲爲隨鍾聲而起依
聲而止大司樂九變備矣朱子琴律說七絃止用
五聲今參考樂書黃鍾之琴三尺九寸自龍齦至
七徽一尺八寸爲濁聲七徽至四徽九寸爲中聲
七徽至臨岳四寸五分爲清聲角羽並起宮徵相
應皆左手彈角羽變爲宮徵而右手取聲應則在
七徽之前如此則不用文武二絃而以太簇之琴
三尺六寸和之則清角流徵迭相爲經矣舞行佾也綴舞位相連皆距
四步亦謂之酇酇者聚也勸於治民則德盛而樂
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
列近而短詁曰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此
說非是勞逸當自治者言八人爲列羽籥與鍾石相應舞師十六人敗

之舞羽吹籥國子合飾應金石之懸十六頭人之詩執籥秉翟所以歌也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而軒懸判懸特懸因之品節器數以爲之節所謂制也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恐非一聞其謚知其行者比擬其舞也聞謚善否知其行之美惡與觀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厚薄一而已矣歌者在上發德也舞者在下象功也樂之盡美盡善者莫如韶故獨舉其歌舞言之然則賞諸侯者其韶乎後世因之孔子聞韶於齊季札觀韶於魯蓋以此也周衰禮樂不自天子出故諸侯用宮懸擊玉磬舞朱

于大夫歌雍徹舞八佾奏肆夏而名分蕩然矣此樂雅所以晉始制而思治世與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此承歌舞而言其樂與大司樂同章明也大章即黃帝雲門大卷也因堯德章明於天下而更名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即大咸亦黃帝樂也備者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德能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

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陳氏暘曰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作雲咸以施英韶至堯脩而用之大章本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易卷爲章樂之用也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之爲物出則散而成章仁所以顯其仁如天象之入則聚而爲卷智所以藏其知如神象之故大章本大卷堯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本大咸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楚辭淮南皆曰有虞氏之樂咸池承雲九韶此所謂繼者與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道如地之無

不特載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羽籥合干戚謂
之萬舞禹始舞干羽象萬人治水地平天成萬世
永賴數文命而不專武衛班師振旅七旬苗格數
文德而不尚武功亦紹堯舜而已春秋傳曰見舞
韶濩者是大濩合九韶也（夷則角羽合夾姑洗中聲）仲尼燕居
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是大武合大夏也（無射角羽合奏
蕤賓中聲）人事之大者不過揖遜放伐而已文德武功
至是無復有遺者矣此所謂盡善者與樂本一氣而
分文武三體征誅王天下者干戈先六變而天事
武羽籥後八變而地事文萬舞九變而人事成矣

夫是之謂三類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行去聲

六樂效法之所本者天地也道者一陰一陽之謂寒暑者一歲之分往來應期之謂時風雨者一旦之變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爲疾食不足爲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則

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節則五穀時熟矣教者大司樂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使有道德者教之也教為民之寒暑欲其得時故也凡若大司樂所掌凡樂事如正舞位授舞器宿縣聲舞羽吹籥之事也事為民之風雨欲其適節故也教重而事輕故以寒暑喻教而以風雨喻事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如冬日至奏雲門發陰以召陽復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日至奏咸池出陽以與陰姤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然後春

合舞以養老秋合聲以饗帝而音聲感召氣化必時矣敫非其時則春宮秋律百卉必彫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傷世之驗也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如堯授舜舜授禹功成於揖遜舞以羽籥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示事以文也湯放桀武王伐紂舞以干戈功成於征誅伐夏救民勝殷遏劉示事以武也然會舞協歌五節一變合以聲之應角而尚羽即風以散之王以振之應羽而尚角即雨以潤之文以九變武以六變功各成矣事不逾節則文舞揖容不成揖遜武舞聲

容不成征伐無功之驗也分於一歲者可以見樂之序而為教之大變於一旦者可以見樂之節而為事之詳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氣化之中形教存焉人之所以合天地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事皆有教是法天地之道以為治於天下也施於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而其則之之善必於庶民徵之法者成均之法也以法治者以樂之法為治也寒暑風雨天地運之以成歲功聖人則之以行

民治觀歲功之成不能無寒暑風雨則知民亦不能無樂成均之法雲咸九韶皆曰凡樂者樂之所必有也季札觀樂有韶濩夏武而無雲咸者雲咸合天地陰陽之聲即九韶也然濩者聖人之弘也而有慙德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作樂之善正指上文大韶夏爾施教行事既時且節則清角流徵與造化相爲流通者皆生氣之和也以此善治天覆地載而民之行傲爲直而溫剛而無虐者象乾之健陽不過亢也寬而栗簡而無傲者象坤之順陰不過肅也其所謂偏爲爾德者與前篇曰化

不時則不生曰奮之以風雨天地之樂也後篇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樂之天地也合而觀之則道不離器亦可見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爲樂音患緩知劣切樂之音洛下表樂所樂皆同分去聲樂事由氣化而寓形教則禮樂本非二用也故明以禮事豢豢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神及賓非作民禍也而飲之致罪則生於流而不節禍壹獻士饗禮也百拜喻多綴讀爲輟止也備猶防也一獻之牲豕也則有食矣燕禮無筭爵其牲狗也幽饗不同既防酒禍爵盈不敢盡飲以訓恭儉惟合賓主之歡而已樂使民法象其德禮使民輟其淫邪承合歡併言其義也曲禮曰士無故不去琴瑟士饗禮必有樂與五絃之琴相應事之小者猶必有節大饗九獻可知矣大福

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爲禍矣喪札禍烖圍敗冦亂皆爲凶禮去樂弛縣至於大喪泣廢樂器而藏者以大事也福者備也嘉禮不但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至於大祭祀大饗大獻尤福之大者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則百順備而樂以天下矣哀樂皆以禮終者發皆中節禮居成物也小大由之故兩言先王樂韶樂也聖人之所樂者謂大福蓋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協五絃諧八音成文不亂合爲九成以祀以祭以饗

受嘏之時也氣化之和而有形數之節即上文以禮樂之者也所以樂者以其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善民心如樂德中和祗庸孝友感人深如安賓客說遠人之類君上所化為風民下所習為俗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著立也自夔典樂至周立大司樂以下是也因事謹教則寒暑風雨不在天地而在吾民矣施自諸侯達于天下賡樂以成其教者如此應氏本漢志俗下增易字音以豉切

樂典卷第二十八

樂典卷第二十九

樂記五

樂言第五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此申論前篇所由生之義而承爲民立敎之意故專言民言有血氣則有心知故連言之性氣質之性也哀樂喜怒情也所發無常性之欲也應以心言起以知言即所謂物至知知術所由也形見也心應乎外感知起於物來血氣隨心知而動則心

於所由哀樂喜怒皆見於聲而爲詩矣聲比爲音音比爲樂如根之有莖之有英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政以其皆根於心故也宋志曰鄭相出鄭衛聲知政荒陵入聽觀樂知風是則音不長啓曲宮徒奏祝敔以觀微休敔已微清角是的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聲和升降之明驗益詩成聲音之先而後樂成之心術無一不形矣書曰性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性本有恒而成於氣質則所感不恒故又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在乎教之而已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心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人心也先哀樂而後喜怒者樂之所始禮之所終盛乎曰人

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
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蓋禮
所先也此承上哀樂之分皆以禮節而言聖人之性根於道心故情之
所發各得其常哀不以傷所欲而以禮節則哀而
不傷樂不以得所欲而以禮節則樂而不淫喜以
物之當喜怒以物之當怒豈與凡民同哉此所以
能脩道立敎也首篇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
動兼敬愛言而此篇畧之者盖敬則血氣俱定愛
則血氣俱安發於道心之知覺而民無恒心由之
者鮮故畧之也禮樂敎行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審聲以知音故後復兼言則以其皆心術所形

故也盖采詩而納之於上者聲也比音而出之於下者樂也樂之所始固起於民心之感物而其成也則又可以感乎民心故曰先王慎所以感之者良以是夫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志疑當作急漢志作纖微細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雜比爲音則有清無濁有小無大其調極眇繁碎益至於急其細已甚轉換益入於微清商之音靡靡之樂也此音作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殷紂好北鄙之聲命師延制之取律於無

射夾鍾以北不復流行於南清商為宮復取清商其律極短其絃益小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至衛靈公時猶聞此聲於濮上則哀淫之感民心也遠矣哉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抱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劉熙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溢空國之侯所存也後出桑間濮上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為鄭衛焉箜篌以琵琶而小音豎手起曲隨絃成聲極清而悲哀漢靈帝素好此樂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亦微其聲但至亂亡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皆口慢緩易平也慢易之慢非放慢之慢與比於諧和慢緩易平也慢矣不同特言其過於緩爾故以易濟之則不過矣繁多簡略也節謂五聲之節康安也其

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雜比爲音則倡和清濁迭
相爲經嘽則不微矣而少或微以濟其太廣則聲
應相保以至於和慢則不急矣而少或急以濟其
太緩則細大不踰以至於平文理本多節奏則略
長養之音治安之風也此音作則其民心之平康
和樂可知矣舜歌南風命夔制琴瑟笙鏞以和之
擊石拊石以平之節以五絃成文不亂清角流徵
簡以御繁此韶樂也春秋之時季札觀之稱其盛
德孔子聞之不知肉味奏者非夔也而感人康樂
則聲均存也此所以爲盡美盡善者與朱子曰韶武皆不可

考但書所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者樂記便見盡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無象便不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愚按周禮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服虔曰姑洗南呂以南為南風所謂南者自北而南黃鍾為宮角則並起即姑洗南呂以南也則其繁文簡節亦可考矣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扶粉切

猛厲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起奮末者金聲猛盛於初起而石音奮振於終末也廣大也賁讀爲憤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容亦如之武猛發起奮動手足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而離比者如此馳伐盛威

之樂也此音作則知民心感之而剛毅矣大武之音長夷則之上宮以畢陳名之曰羽以黃鍾之下宮布戎名之曰厲奏姑洗中聲則韶濩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名之曰宣以無射之上宮布憲名之曰嬴亂奏蕤賓中聲則大夏也聲容損益于湯有光而秋官春律則與紂之北鄙異矣是謂武宿夜時則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之及紂滅返國習焉故其俗喜歌舞流爲巴渝至漢高帝數觀其舞樂其猛鋭曰武王伐紂歌也相去將千載而五刃三革應桴蹈餘怒氣尚存民之感者遠矣（漢高帝自巴蜀將定）

三秦閬中范因率賓人從帝爲前鋒勇而善鬬及定秦中封因爲閬中侯帝數觀其舞喜之則賓旅玩之則渝舞也大武之變猶存使舞人習之以地出巴渝水故名曰巴渝舞

廣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勁堅強也正謂不偏倚莊誠謂端莊純一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而雜比之如此勁正則異於猛起莊誠則不至於喬末清角之音雲門之樂此音作則知其民心之肅敬矣盖宮以召商角以發徵故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好禮流徵和之陽不過亢則鬼神合而天地交矣師曠爲晉平公援琴獨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

風至而雨隨之飛廉尾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大旱赤地三年亢陽故也原其始則黃帝作之大容舞之以道其和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其敬心之感乎君章懷太子賢作賓發出閎於太清觀李尉真嘯道人劉票輸儀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各職而太子賢蓋清角必和以流徵則其音相生而不窮否則召變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而救切好去聲寬含弘也裕優游也肉好猶璧有肉好然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觀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肉好喻樂音之圓

瑩通滑至肅以爲光大充美是也其愛感者其聲
和以柔而雜比之如此則坤順乾而均成柔和剛
而時動流徵之音咸池之樂也此音作則知其民
心之慈愛矣羞流徵者徵流於商商羽以別調承
雲門也清角倡之陰柔不過肅黄帝奏諸洞庭之野
陰陽調和流充其聲至肅以爲包容浸潤行化皆
然坤順承天之謂也其音如母之慈其子子之愛
其親民之感者寧無象諸乃若激流徵而爲清徵
師曠嘗爲晉平公鼓之矣援琴一奏玄鶴二八集
于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南方徵音羽物之

應也非謂姚召和晑以致此武后時裴知古善樂律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奏謂萬年令元行冲曰商羽流散金石諧姚將有大變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辟與僻同狄他歷切

流辟邪散即喜心感者其聲發散流入邪僻也發散而無節則不莊正矣咸池流行散逸不主常聲然承雲門清角則其氣平以直其聲防以物故在正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其音逆而亂則不順成矣滌洗也濫泛也言其音之曲折往來疾速如以水洗物而泛濫浮蕩無分際則不和動矣雜比

之者如此鄭衛之音世俗之樂也此音作則其民
之淫亂可知矣首篇以喜怒爲序至此以喜次愛
者欣喜懽愛樂之官也喜而有節則爲道心是亦
愛而已不節則欲心蕩而音流於遠自然之理也
蓋樂均不遠則節奏不至滌濫故宮羽間有變宮
爲商之羽角徵間有變徵爲商之角則宮倡既遂
羽生清角而商和復刻羽生流徵優柔平中自然
順成和動所謂雅樂也鄭衛所以亂雅樂者非無
宮羽也不以角平非無商羽也不以徵應其成既
遠而中間節奏又復滌濫其去靡靡慢聲一間謝

喜而不節之以禮民心感之此其所以淫亂也與然樂十六調後又增十二調皆有宮羽商及變宮因謂七音之中三音乖應而不知移宮換羽相應則爲角徵分散則二調亡矣故清商散樂三調所奏者用漢古辭及魏三祖所作清調主商平調主角瑟調主宮各爲套數而徵羽不用皆以清商爲主又有楚調側調並笙篌所彈也於是鄭衛溱濮混而不可復辨矣 陳氏暘曰民心無常之效六者盡之矣思憂亡國之音也康樂治世之音也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謂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者之微意也愚按剛毅次康樂者武次文也澌微悠愛又次之者凡樂必有禮合敬同愛乃文武二舞之所由成此所以統諸治世之音與六者文正義皆歎君德及樂音頌於民言其意已盡則一句四字斯謂者則兩句八字或六字以衰樂相生

怒敬相因愛者相同爲序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行去聲省悉井切稱去聲比毗至切見音現

此承上文聲音感應之偏而言興樂教民惟一於中和而已本者審聲之所由出也情謂哀樂喜怒

性謂血氣心知去其偏以定中和故曰本之情性稽者審音之所由諧也度謂長短廣狹數謂多寡損益律以九分爲寸上下相生必歸諸十分爲寸則度與數合而制器不差故曰稽之度數黄鍾律九寸時爲三分損益立此法耳十倍當言九尺史記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益宮數本八十一必歸之正度十分爲寸乃與數合三寸九分亦然制者審樂之所由分也禮義謂尊卑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如尊者必隆而清以高陽統陰以祀天卑者必殺而濁以下陰承陽以祭地三才合一以饗人鬼而又分之以偏群神則動與禮俱而得宜矣故曰制之禮義周官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以六德爲之本六律爲之音而典同辨其聲以爲樂器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而典同和樂亦稽其度數經禮如祭祀饗食九變歌奏之序曲禮如出入行趨九夏鍾鼓之節凡樂之文即禮之義也合敬同愛則中和矣故文以哀樂喜怒正於敬愛者言之合樂合之也生氣謂造化發育本自和也運行或乖調之以樂乃所合陰陽之聲也道樂導之也五常謂仁義禮知信之德本善行也微滯或偏導之以樂乃所辨聲音之節也姑洗南呂以前作長之氣

嘽緩矣得諧易則不歸於北無射夾鐘以北歛藏之氣急徵矣得嘽緩則常流於南氣隨聲而成象使其陽之動不散於直遂陰之靜不容於翕聚所以和天地之氣也知仁交際而清角以莊正制猛奮則武爲盛厲禮義交際而流徵以順動消逆成則文爲柔遜性隨氣而成質使其剛氣不相厲而怒柔氣不流辟而懾所以平天下之情也哀樂由得喪者天也故以陰陽言喜怒由順逆者人也故以剛柔言天地之陰陽不乖人心之剛柔不偏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絪緼於天地之中者交於人心流動於人心之中者交於

天地元聲合元氣中聲合中氣發形於外而始終條理自不可已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謂樂由中出故靜此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徒知同愛而不合敬則五者亂動焉克臻此蓋其始也聖人正民心而作樂情性以度數而播於器度數以禮義而通於道其既也用樂以致和平及天氣人情感而大和焉則樂與禮合無怗懘之音矣是其備本末以合天人者無非中和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

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者增益而習之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作以柷而特鏞聲之是謂起調一均既成則特磬振之而止以敔是謂畢曲一律爲六十音六律則三百六十先爲繁文而後可以簡節故寧增無損也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一均之中分小節奏審察其音曲之辭每歌一句聲以編鍾振以編磬使五聲相和宮商相應若五色合而者以成文采如黃鍾之羽比於角則函鍾之徵流於商乃小師所節與其和也繩約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天地之大德春夏爲

生木德莫厚於角之角聞其音者以仁存心而義不勝仁火德莫厚於徵之徵聞其音者以禮存心而知不敗禮豐歌圜鍾黃則一鍾一磬雲韶清角不侶咸夏流徵合而獲武會文舞則爲角之角其羽中呂樂大呂九變終青角大簇爲徵之徵其羽應鍾濁圜鍾九變散流徵木盛則金衰故義不勝仁火盛則木竭故知不敗禮此大德敗化也徵招角招各有五常之行則小德川流也反躬以檢約其固有之善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德日成焉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自慱而約驗諸內者不濂則合生氣之和暢交於中者民皆由之矣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官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

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亂則荒必去其亂者使宮安君位行君事而後已焉商角徵羽皆如之故曰以象事行自微之顯驗諸外者不亂則道五常之行發作於外者民皆由之矣緼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情性之中和一天地也聲音之中和一情性也文足論而音有倫故一遠一近而親疎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形見於樂則人倫得失皆可

反以忘其本廣者、廣而緩也狹者小而急也宮聲
廣矣不比角徵之清音則節奏疏緩固足以有容
然所容者商聲役成而已羽聲狹矣不比宮商之
濁音則節奏密徵固足以有思然所思者情欲哀
怨而已故宮羽主角往而必返商羽主徵離而必
合陰陽相求同異相濟而非亂世之所能興也感
讀爲感或作感非條達也暢舒也感謂衆也民心感感
必至容姦亂正導欲增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敗
感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若師曠
聞桑閒濮上之音撫而止之是也感條暢之氣則

春宮秋律也此三句以喻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無辨故樂淫然制樂不以禮義人倫之理皆失而無復敬愛亦可見矣哀而不莊謂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不比以勁正莊誠之音而以急微也樂而不安謂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不比之以順成和動之音而以淫濫也羽比於角宮必召商則莊而不哀矣徵流於商商必應宮則安而能樂矣惟其用宮逐羽小大相成雖曰慢易而無角聲以平之則不能簡節反以犯其節引商刻羽終始相生雖若將本而無徵聲以制之則徒爲流湎

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此古有是

言記皆引以爲證樂書名篇其以此與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與上文相反土敝也力竭也故草木不長猶宫亂則荒也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猶羽亂則危也遂猶成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猶

非合生氣之和矣娛平和之德則非道五常之行矣夫樂者天地之氣也感召在聲人者天地之心也貫通在氣關雎之亂樂之末章也其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清廟之瑟大饗之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反而歸本君子聽之心平德和其所感通者順矣衛音趨數過哀鄭音好濫過淫既忘平和王氣不入世安得而不亂哉晉平公好清商聲悲以哀爲樂傳曰哀樂樂哀皆喪心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氣之順逆係乎此故次之以樂象焉

樂典卷第二十九